

# 王昶雄

(一九一五—二〇〇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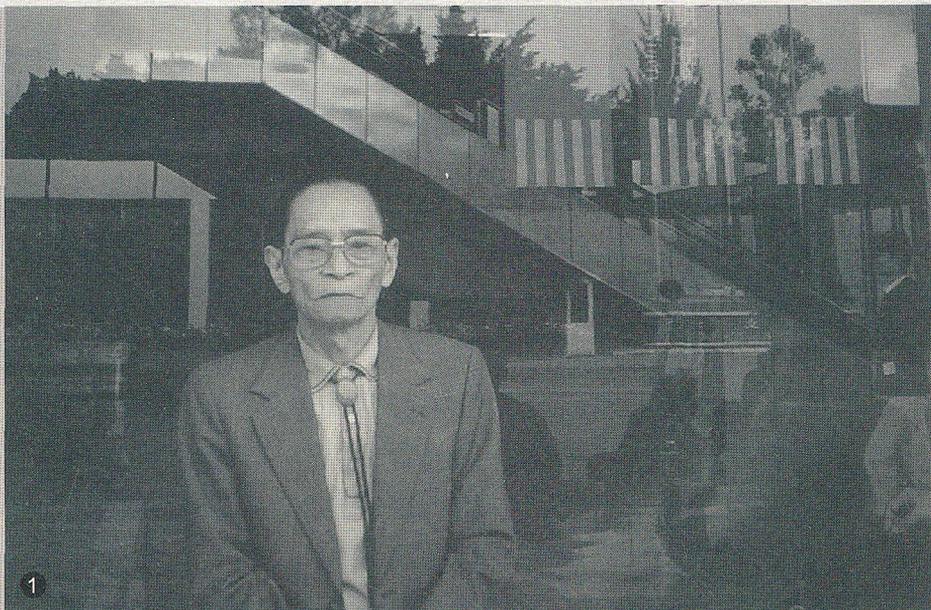
本名王榮生，淡水鎮九坎街（今重建街）人，出身海商人家。淡水公學校、日本郁文館中學、日本大學齒學系畢業。留日期間，曾加入《青鳥》雜誌、《文藝草紙》季刊，屢發表創作和評論。1942年返台，於淡水開設齒科診所，並加入《台灣文學》雜誌。1943年，與同鄉女畫家林玉珠女士結婚，育有一子三女。1950年遷居台北市中山北路，仍執業齒科醫師。退休之後，齒科診所由長男王凌洋醫師繼承。

齒科醫生是王昶雄醫師的職業；詩、小說、散文等文學創作則是他一生的志業，日治時期以日文寫的小說〈奔流〉為代表作，中譯收入前衛版《台灣作家全集》。戰後一度停筆，之後改用華文寫作詩和散文。與摯友音樂家呂泉生合作的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」為膾炙人口的閩南語歌謠，成為日後鹽分地帶文藝營的營歌。王昶雄先生天性豪爽豁達，創作之外，熱衷台灣文運。參與「益壯會」、「台灣筆會」，並擔任「北台灣文學」文集編輯。

2000年1月1日凌晨，因胃癌病逝台北國泰醫院。

1988年，獲第10屆鹽分地帶文藝營「台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」。

2000年，獲真理大學第四屆「台灣文學家牛津獎」。



- ① 1995年11月12日，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「台灣意象五十，藝文名人榕樹下講古」，王昶雄和杜文靖應邀為主講人。
- ② 王昶雄和夫人林玉珠，1992年11月28日，參加「台灣歌謠60年—蓬萊鄉土情·台灣歌謠演唱會」（簡上仁主持）。地點：台北市新公園（今228公園）。
- ③ 《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》書影。（台灣史料中心提供）

# 淡水河畔的 美麗漣漪

訪問時間：1997年4月6日

訪問地點：照安齒科王昶雄醫師宅（二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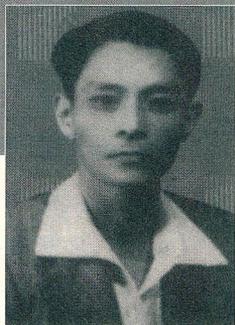
莊紫蓉：王醫師的日文寫作能力不輸給日本人，戰後改用中文寫作，一樣可以寫出很好的作品，請問王醫師是如何做到的？

王昶雄：我在就讀公學校之前，只是會講幾句日語，入公學校後才正式學習日語。後來到日本郁文館中學讀書時，曾經參加兩次辯論比賽，都得到冠軍。那時日本的報紙特別報導這件事。

莊紫蓉：辯論比賽得勝，除了語言能力之外，內容是不是也很重要？

王昶雄：不錯！那時我對人道主義很注意，辯論的主題是印度甘地，或是人道精神。另外，我的聲音宏亮，也是獲勝的原因之一吧！

王昶雄先生



日本天理大學副教授下村作次郎所著的《從文學讀台灣》書中，談到「台灣文學作家王昶雄和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相差二十二歲，這代表的意義是，王昶雄處於皇民化末期，日語是當時的主要語言，因此，王昶雄的日語能力比起日本作家，毫不遜色。」另外，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副教授垂水千惠也對我的日語能力加以肯定。

至於中文，我在八歲就讀公學校後，課餘時間就到私塾讀漢文，所讀的不外是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家詩》、《昔時賢文》、四書五經等等。留學日本期間，經常到內山完造開設的書店看書、買書。內山完造曾經留學中國，北京大學畢業後，在上海開一家書店，日本東京、大阪各有一家分店，都是賣中文書籍。當時我對中國白話文很感興趣，看了不少中文的文學作品。小時候的私塾漢文教育，以及留日期間勤讀中國白話文學，對我以後的中文寫作當

# 淡水河畔

## 美麗漣漪

然有所幫助。不過，最重要的還是終戰以後，覺悟到日後必須用中文寫作，因此我就在這方面下死工夫。

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STYLE，因此一個好的翻譯家必須精通兩種語文，而且充分瞭解兩種語言不同的STYLE，才能做最貼切的翻譯。基於這點認識，當我打算用中文寫作時，我就全心閱讀中文作品，整個浸在中文裡面。能夠掌握中文的STYLE，之後用中文寫作，就可以運用自如了。這就好比平劇演出前，先有「鬧台」，讓觀眾的情緒先進入劇情內容的時代，接著演出正戲，觀眾才比較容易進入戲劇的情境而更能欣賞那齣戲。

當然，對一種語言下死工夫之外，天分也很重要，沒有天分也很難創作出好作品。

**莊紫蓉：**您的童年在淡水度過，童年的生活經驗對您以後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吧？

**王昶雄：**童年生活的感受最深刻，對日後寫作有重要的影響。淡水人離不開觀音山和淡水河，以淡水河做題材來創作是理所當然的，我第一篇中篇小說〈淡水河的漣漪〉就是以淡水河為背景所寫的，题目的靈感是來自於約翰史特勞斯的「多瑙河的漣漪」。那是我二十五歲時寫的小說，發表在《興南新聞》，分三

十四天刊完。那時《興南新聞》的文藝欄主任是黃得時先生，〈淡水河的漣漪〉刊出時的插畫是中村敬輝（陳敬輝）畫的。

莊紫蓉：是您邀請中村敬輝先生為您的文章畫插畫嗎？

王昶雄：不是，那是報社安排的。

我寫文章沒有寫日期的習慣，所以現在很難確定我的寫作年表。〈淡水河的漣漪〉的發表日期就難以確定，目前在台灣和日本都找不到《興南新聞》。下村作次郎教授想辦法校對同時發表在《興南新聞》的龍瑛宗的作品年代，算出我那篇小說的發表日期。他實在非常用心。

莊紫蓉：請您談談對醫生作家的看法。

王昶雄：從小我就是個「文學青年」，對文學的興趣非常濃厚。我父親很開明，並不反對我從事文學創作。但是，當時的社會環境，很難靠寫作維生，所以，我父親勸我從事一項可以維生的職業，業餘才寫作。本來我在日本大學文學系攻讀文學，為了尊重父親的意見，第二年，我重考入日本大學齒學系。我選擇齒學系，是因為齒科醫生都是在家裡看診，不必「往診」，比較有時間可以寫作。

談到醫生作家，我在〈志節的座標——愛鄉志士吳新榮〉（1997年4月1日刊登在《台灣日報》）一

# 淡水河畔

## 美麗漣漪

文中提到「我在〈打頭陣的賴和〉一文中已經寫過，「醫生作家」也者，由於兼顧兩門最艱鉅的繁複工作，沒有天分、毅力很難獲致成就。台灣的「良才從醫」風氣可說其來有自，以往家世好、才學高的子弟，多向醫學方面邁進。他們在中學時代就已擁有理科的好成績，並在文學方面顯露出早慧的才華，也就是所謂「文學青年」。進入醫校後，他們因體質內那股創作慾念，不但沒有被繁重的課業所抑阻，反而找到出口，慢慢宣洩出來。兩種身分，兩種生涯，既衝突又相輔並濟。」這是我的看法。

**莊紫蓉：**醫生每天接觸病人，解決病人身體上的痛苦，同時也對病人的心理有更深刻的瞭解，這種對人性深刻的感受與瞭解，對寫作也有所幫助吧？

**王昶雄：**你說的很對，日本作家秋吉久紀夫在《交流と異境》一書裡，有一篇〈奔流の中〉（第79頁）提到：「今年77歲，個子小而行動活潑的台灣老作家王昶雄，有留日經驗，他創作的小說〈奔流〉，以一個醫生的眼睛，透過伊東春生這個角色，確認人的生存部分。醫生也者，關心人的肉體，卻往往忘記了人的精神部分。其實，醫生診斷人的肉身，同時對人的感情和心理，更有正確判斷的信心。或許因此之故，台灣長期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，而具有不被奔

流流走之堅強眼光者，就像王昶雄和王白淵吧！」

莊紫蓉：請王醫師談談〈奔流〉這篇小說。

王昶雄：〈奔流〉裡伊東春生這個角色的 Model 是我內人的繪畫老師陳敬輝。陳敬輝本來是郭牧師的兒子，郭牧師家的孩子很多，他的好友陳牧師沒有後嗣，就將敬輝過繼給陳牧師，因此，陳敬輝本來應該是郭敬輝。陳敬輝4歲就到日本，生活習慣完全日本化，缺少台灣意識，後來娶了日本妻子，就改名為中村敬輝。當時我是個充滿熱血的青年，覺得應該將他的故事寫成小說。1943年我和內人林玉珠結婚，在陽明山卍（ともえ）會館（今教師研習中心）度蜜月時就動手寫這篇小說。

我夫人是陳敬輝的高足，她一直勸我不要寫，我還是寫了。完稿發表後，我內人很難過，天天流淚。

莊紫蓉：〈奔流〉裡伊東春生想辦法要做個日本人，甚至連生母都不顧，而另一角色林柏年則對伊東春生的做法十分憎惡。就您的觀察，當時台灣社會，像伊東春生這種心態的人較多，或是像林柏年這樣的人較多？

王昶雄：依我看，當時台灣人當中，像伊東春生這樣的人比較多，當然，我在小說裡的描寫是比較誇張。一般

# 淡水河畔

## 美麗漣漪

人比較沒有像林柏年那樣的反抗精神，而且知識水準較低的人，即使心中有所不滿，想要反抗，但是所能表現的也有限。

日治時代，台灣總督府保安課的檢查十分嚴格，像〈奔流〉這種小說很難通過檢查，所以很少人寫這種題材的小說，〈奔流〉是唯一的一篇。當時在《台灣文學》發表時，張文環為了這篇小說跑了十幾趟保安課，後來文字稍加更改才通過。

在那種時代，要寫這種題材，表現反皇民化的小說，十分困難，所以必須採取含蓄、曲折的手法才能發表，當時的人都能理解這種情況，大家也都能看出我所要表達的意思。

**莊紫蓉：**這種含蓄的表現手法，正好和藝術的含蓄性相合，換句話說，因此而使得這篇小說的藝術性更高，是嗎？

**王昶雄：**或許吧？！最近日本名評論家黑川創編選了一套《外地の日本語文學選》共三卷，第一卷是南方・南洋／台灣，第二卷是滿洲國・內蒙古／樺太，第三卷是朝鮮。第一卷的台灣部分共收了佐藤春夫的〈魔島〉，楊達的〈新聞配達夫〉，中村地平的〈霧の蕃社〉，黃氏鳳姿的〈七娘媽生〉，張文環的〈藝姐の家〉，坂口禊子的〈春秋〉，龍瑛宗的〈邂逅〉，

呂赫若的〈風水〉，王昶雄的〈奔流〉，坂口禔子的〈鄰人〉，邱永漢的〈密入国者の手記〉等十一篇。我的〈奔流〉也是其中之一，這表示，經過這麼多年，〈奔流〉仍然受到肯定與重視。垂水千惠教授在後記「提到〈奔流〉再次於日本出版，王昶雄先生不知道將有多高興。……在殖民地之文學壓制下，用我的母語（日語）寫出如珠玉般的作品，而有幸能夠流傳至今，謹藉此機會向王昶雄先生祝賀。」

**莊紫蓉：**我在閱讀〈奔流〉時，感覺作者對伊東春生的做為不認同，但似乎也對他抱持著同情的態度。

**王昶雄：**垂水千惠教授也提到這一點，不過，雖然對伊東春生帶有同情心，但是我還是堅持做為一個台灣人要有台灣意識。

**莊紫蓉：**〈奔流〉的結尾，很有力量，震撼力很強。

**王昶雄：**對，最後這一段很重要，下村作次郎教授在《從文學讀台灣》一書中，也特別提到這一段文字的重要，可惜，他將這段文字譯成中文時，有一點失去了原文的味道，他的譯文是這樣的「我已經變得不喜歡思考了，這不是很好嗎？這不是很好嗎？我一遍又一遍地說著，孩子般地從山丘往山下跑去，跌滑了又跑，遇上強勁的風，更是拚命地跑。」再對

# 淡水河畔

## 美麗漣漪

照前衛版的〈奔流〉，林鍾隆的譯筆就好多了「我想膩了，連想都不願意再想。我終於待不下去地連呼著狗屁！狗屁！而從山岡上跑到山岡下。然後像小孩子似地疾跑，跌了爬起來跑，滑了爬起來再跑，撞上了風的稜角，更用力地一直跑。」

莊紫蓉：兩年前，我曾經在陽明國中課外閱讀班上，讓學生閱讀〈奔流〉，請他們寫讀書心得報告，有幾個學生讀了這篇小說，很有感受。

王昶雄：施淑教授也曾經讓學生閱讀、討論這篇小說，龍應台在德國的大學教書，也用過〈奔流〉作為教材。

莊紫蓉：您還有很多作品沒有譯成中文，不知道有沒有計劃將那些作品譯成中文出版？

王昶雄：目前我正在整理我的中篇和短篇小說，打算請人翻譯成中文。四篇中篇〈淡水河的漣漪〉、〈奔流〉、〈梨園之歌〉、〈鏡子〉可以集成一本，其餘十二篇短篇集成一本。

莊紫蓉：您的中文很好，為什麼要請別人翻譯？

王昶雄：我認為由第三者來翻譯會比較客觀，如果我自己翻譯，可能會用我現在的心情和態度，就不容易完全依照原文，所以，我的原則是，自己的日文作品由別人來翻譯。

莊紫蓉：期待您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中文譯本早日出

# 的

版。謝謝您接受訪問。

(本文刊登於《淡水牛津文藝》第七期，2000年4月15日。)